书人书事

《郑逸梅文稿》之缘起

◎桑农

有别于他备受追捧的掌故笔记,《郑逸梅文稿》是一部“文言撰述的赏艺小品集”(伍立杨语)。该书为窄长形的小三十二开本,八十几页,薄薄的小册子,中州书画社1981年初版,收录文言小品六十余篇,多是些序跋题记之类,如《纸帐铜瓶室记》《吴湖帆小传》《石窗词稿序》《浙东诗话跋》《题沈拱之所藏扇面》《翠楼吟伫图记》等。

郑逸梅是旧派文人,用文言写作并不稀奇。然而,我一直不解的是,他何以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写下这么一批古风古韵的文言小品?日前,偶见其自传《我与文史掌故》,方才得悉此书的缘起。

原来,郑逸梅在上海晋元中学任教时有个学生叫陈杰,毕业后分配到江西上饶一所中学任语文教师,“文革”后期来信,说自己爱读古文,苦于无书可读,希望老师写了什么好稿子,抄一份给他,他和办公室里的同事都想读一读。郑逸梅开始还有些担心:“若有人知道我在写古文会不会说我是宣扬‘四旧’?若有人知道我是把这些古文寄给青年人看的,这下可能要戴上毒害青年的罪名了。”可他最终还是被陈杰信中表现的诚恳、好学的态度所感动,决定冒着风险写一些文言作品。

第一篇稿子寄出后,很快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回信里除了谈阅读体会、表示感谢之外,还热切地希望老师能多寄一些给他。郑逸梅看出他是真心喜欢,自己悬着的心也就踏实下来。于是,稿子一篇接着一篇,源源不断地写出寄去。每次收到文稿,陈杰都回信谈起读后感,以及与同事一起研读讨论的情形。他说:“这些古文写得太好了,我们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争相传阅。”陈杰将文稿刻在蜡纸上,油印出好几份,分给同事阅读,自己留一份收藏,几年下来集藏了近百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出版社向郑逸梅征集书稿,他便想起了这批文言小品。可自己当时并没有留存底稿,只好让编辑去问一下陈杰。果然,陈杰拿出了一本装订整齐的油印本,一篇也不缺。编辑看后非常满意,很快就出版了“我文革后的第一本书《郑逸梅文稿》”。

后来,郑逸梅在《珍帚琐谈》《我的几种增补本》等文里多次提及这部文稿。据说该书当年还得过一个优秀作品奖,再版两次,销售一空,“兹正谋刊三版,增加《康南海推崇沈寐叟》《檇李谱序》《方白莲小印考》《跋牡丹诗》《周玉泉小传》《近代印人传弁言》,凡四十篇”。

郑逸梅所谓“几种增补本”,有在旧稿基础上添加篇目的,如《梅庵谈荟》,也有单独编续集的,如《艺林散叶续编》,都已相继出版。但《郑逸梅文稿》的增补本,至今未见面世。

绿茶画名家书房·周实

周实,1954年生,编辑、作家。

周实书房 2019年中我去长沙,周实兄领我们去“念楼”拜访钟叔河先生,相谈甚欢。遗憾那次行程匆匆,没能去周兄的书房造访,只好借此小画遥访了。

新书快递

公主之死: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李贞德著
重庆出版社

作者爬梳史料,详细讲述了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的来龙去脉,以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写作方式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

皇宫故事:
我的第一本Web3.0成长绘本
小严天真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作者以精美的绘画手法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关于成长、勇气与责任的故事,非常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也推荐对元宇宙、NFT和Web3.0技术感兴趣的各界朋友一起相聚在美好的童真世界,开创自己的魅力叙事。

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
[法]法尼娅·费内隆口述 玛塞尔·鲁捷执笔 周学立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她们是纳粹灭绝营里命悬一线的女囚。音乐给了她们一线生机,音乐为她们提供嘲弄、反抗屠夫的武器。忍辱偷生,她们是奥斯维辛的女子乐队。作者是乐队的一员。走出生天三十年后,她终于直面这段岁月……

浪漫机器:
拿破仑之后的乌托邦科学与技术
[美]约翰·特雷希著 刘慧宁等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致力于现代早期历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大胆讨论了以复合蒸汽机、银版照相机为鲜花的“浪漫机器”与以机械时钟、杠杆为泥土的“古典机器”,及其背后的政治、道德、美学和认知论。书中也涉及催眠术、透视画和全景图等大众魔术和舞台艺术。

书边杂写

《奉橘帖》滋味过于《兰亭序》

◎谭苦盦

我无意于学书,但为了写字的缘故,倒也临过《圣教序》《兰亭序》之类的法帖。本来《圣教序》乃集字的拓本,已下真迹一等,且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我自然偏爱《兰亭序》一点。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将《兰亭序》编入《古文观止》卷七,有评语曰:“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馀痛。但逸少(即王羲之)旷达人,故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这可算作是公允之论了。

后因我的懒笨,已不再写字了,却在翻检资料时又见到《奉橘帖》,滋味过于《兰亭序》良多,足见晋人语的精妙,其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或有裁诠其位置章法者,未免落入第二义矣。亦有人谓其乃一残札,前面的文字已亡佚,推想其奉橘的原因,有所求而有所应也。

《韦苏州集》卷五《答郑骑曹重九日求橘》:“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清人管世铭以“潇洒独绝”称之,“匪特世所称‘门对寒流’‘春潮带雨’而已”,见其《读雪山房唐诗》卷二九。洞庭所产橘甚好,有唐一代以之为贡品,故白香山有《拣贡橘书情》,而何频瑜与仲子陵各有《洞庭献新橘赋》,则郑骑曹寄书韦苏州求橘,正是找对人了。

不过,橘乃经霜而熟,则重九日求橘,虽不免于贻人不谙物候之诮,然而此处正可见其用心,亦即,求橘是假,思人是真,不便明说想他,而实在又无别的话可说,只得随便借个事由,诸如“卧病思新橘”之类,稍微跟他有点联系,以作为思想的排遣,我想,不惟郑骑曹如是,向王右军求橘之人谅亦同之。

书林漫步

《书话点将录》呈现出的众声喧哗

◎南北

王成玉在《书话点将录》(文汇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里说:“书话与读书随笔……各有优长,各见风格。桑农先生似乎对此并没有刻意的追求,但在写作上却兼二者之长。”这是对我的谬奖。“兼二者之长”实不敢当,“没有刻意的追求”却是事实。说白了,就是我并不想在书话与读书随笔之间画一条线。而在王成玉心目中,两者应该有严格的界限。

《书话点将录》里虽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景象,但作者的选择、排序和态度却是旗帜鲜明的。我和王成玉应该说交往频繁,但在他写作《书话点将录》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针对此事交换过任何意见。“点将录”陆续在各处发表时,有人欢喜,有人愤怒,有人不屑,我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写我的那篇刊出时,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在博客上做了个链接。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代表个人判断的点将录。这完全是一家之言,又非盖棺定论,何必斤斤计较,在乎别人怎么说。

《书话点将录》入选“开卷书坊”第六辑正式出版,在上海书展上首发,还举办一个座谈会,我特意赶去祝贺。尽管书中的一些排名我不是完全赞同,而且这份名单也确实有点名不副实,但他把我写了进去,我还是十分感激的。因为被视为书话家族的一员,无论怎样,我都会引以为荣。